

收稿日期:2025-01-20

张承志小说的象征叙事

施 军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0)

摘要:张承志善于从自然与文化的视角,探讨民族文化的根基,寻找理想主义的彼岸,彰显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坚强意志,从而构筑起具有丰富内蕴的小说象征世界。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张承志的小说呈现出意象性、诗化与哲理性等象征诗学特征。

关键词:张承志;象征;自然;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3-0101-07

作者简介:施军(1963—),男,江苏洪泽人,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3.037

张承志是新时期具有鲜明创作特点的小说家。一方面,他高举理想主义大旗,表现出对自然与文化的格外迷恋,对理想彼岸的执着追求,以及对精神品质的坚决守护,从而使他在新时期的作家队伍中显得非常醒目;另一方面,他在小说艺术方面运用象征手法,使小说显示出意象性、诗化与哲理性特征,又使他的小说创作风格独树一帜。因而有论者认为:“张承志是新时期文学中性格最鲜明、立场最坚定、风格最极端的作家。”^[1]而他所倡导的“旗帜般的象征”^[2]则是他小说风格最重要的体现。

一、“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

在小说创作中,张承志似乎对遥远的历史毫无兴趣,对现实政治也并无好感,但总是醉心于草原、戈壁、河流,以及生活其中的一般百姓的描写。要想从他的小说中读到宏大历史图景是困难的,想从他的小说中找到轰轰烈烈的现实政治运动画卷也是枉然的,历史的事件或政治的运动在他的小说中最多也只是作为背景存在而已。张承志善于从文化的视角,打量草原戈壁,注目山川河流,关注平民百姓,在对大自然的尽情描写中探讨民族文化的根基,寻找抚育人类成长的精神基因,构筑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空间。

张承志的小说几乎每篇都与草原有关,这与他当年插队草原的青春记忆有关。草原上有他

成长的足迹、青春的理想,甚至还有青涩的朦胧的爱情。不过也许更重要的是草原的品质、草原的精神对作者的触动和感动,他难以忘怀,对草原始终饱含情感。他说:“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甚至该说,草原是养育了我的一切特征的一种母亲。”^[8]草原是“母亲”,她给予人类成长中的关怀,关怀中的无私,无私中的奉献。草原胸怀博大而宽广,青草茂盛而柔情荡漾。张承志同期知青一代的成长伴随着草原的四季轮回,沐浴着草原的阳光雨露。他们的成长标志不是晒黑的皮肤,不是习惯了草原上的奶茶,而是其精神与草原连接在一起,就像子女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割不断,舍不去。这正是草原的内在品质对张承志一代人的养育,也是文化的血脉与根基。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绿夜》《青草》等小说中,插队的知青回城数年后,依然想念着草原,在草原上养成的最朴素的情感,使他们懂得牵挂与珍惜,思念与追忆。他们一次次地返回草原,在草原的怀抱里感受温暖,感受曾经的艰辛与欢欣,正是草原培养了他们的勤劳,培养了他们的勇敢,也培育了他们的善良与多情,草原是他们成长的精神摇篮。

张承志在描写草原时始终有额吉母亲相伴随,在他的草原小说中几乎每篇都有母亲的形象,母亲形象与草原互为象征。草原是养育知青一代的“母亲”,而“母亲”也是草原伟大宽厚的代名词。额吉母亲是善良的,她们以博大的心胸滋养儿女。《黑骏马》中,“我”寄养在草原,是额吉母亲无微不至地抚养“我”长大成人。《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的额吉在雪地中脱下皮袍包在了“我”身上,因此冻坏了双脚。额吉母亲又是勤劳的,放牧、修车、割草,时时都有额吉母亲忙碌的身影。额吉母亲更是坚韧的,《金牧场》中的额吉母亲率领全家走在大队的最前面,冒严寒,迁徙几百里寻找金牧场。额吉母亲是民族文化精神真正的代表,是草原无私宽厚品质的化身。在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结尾,作者深情地写道:“在额吉——母亲这个普通的单词中,含有那么动人的、深邃的意义。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主题。”“这个永恒的主题,是用金子铸成的,无论岁月流逝,无论地动山摇,她的光芒将永远永远闪烁。”母亲精神、草原品质融合在一起,草原与母亲互喻,成长中的青年心中自有文化血统的传承,这“血统”就是草原母亲的伟大情怀与无私品质。《刻在心上的名字》中的知青小刚,从一开始的误入歧途在政治风波中沉浮,到最终醒悟接受了桑吉给他起的名字“阿拉丁夫”(汉语“人民的儿子”),文化的血脉接续到了小刚身上,在草原的怀抱中,小刚涤清了身上的泥淖,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草原的儿子。

张承志除了描绘草原母亲外,还通过书写河流来寄托他对民族文化血脉的思考,借河流来隐喻自然对人类哺育的内涵。在小说《北方的河》中,“我”寻找北方的五条河流,五条河流情态各异,各有特点。黄河汹涌猛烈,“河水隆隆响着,又浓又稠,闪烁而颤动,像是流动着沉重的金属”。永定河宁静沉稳,“那条小河缓缓淌着,耐心又有韧性”。还有历史久远与厚重的湟水、蜿蜒曲折向前的无定河,以及唯一流到北冰洋的“将哈萨克草原养育得自由自在”的额尔齐斯河。作者深情描写河流,赞美河流,不仅仅是因为形态各异的河流展现出不同的风景,而是因为河流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品质使作者陶醉。作者说北方的河“用你粗放的水土把我哺育成人,你在不自觉之间把勇敢和深沉、粗野和温柔、传统和文明同时注入了我的血液”。河流是大地的血脉,是文化的摇篮,是人类生命之源。北方的河流是张承志青春激情生命力量的象征,也是养育人类文化精神之源的隐喻。在这一意义上,河流与草原一样蕴含的“血统”与“水土”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成长,构成了“民族历史发展过程永不断裂的精神链条——人民的伟大道德情感和永恒的生命意志”^[4]。因为正像张承志小说中所写的那样,我们民族“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这种“血统”“水土”,就是草原与河流所蕴含的博大厚重、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文化精神。

二、“黄泥小屋远远地卧在山那边呢”

张承志是一位怀揣理想的作家,他的理想就是让小说中的人物对生活有念想,对未来有目

标,对人生有愿景。尽管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他似乎无怨无悔。王蒙说:“张承志坚持着他的理想主义,坚持着他的对于形而下的蔑视与对于形而上的追求。”^[5]玛拉沁夫也认为:“张承志将笔力、把心思全都体现在理想主义这一焦点上。”^[6]张承志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在小说创作中主要落脚在对“黄泥小屋”和“金牧场”这两个重要意象的描绘上。“黄泥小屋”与“金牧场”,是生的希望,是家的安宁,是美好的未来,是人物心中不灭的理想之光。

《黄泥小屋》中,苏尕三面对生活的困境,始终没有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因不满家乡狗官的欺压,他奋起反抗用镰刀割了狗官的脖子,逃到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帮东家挖洋芋,逃亡在外打苦工三年。他幻想着有一个栖身的场所,有一个遮挡风雨的小窝。小说中反复出现对“黄泥小屋”的叙述,然而这个小屋远在“山那边”,苏尕三只能通过想象来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有念想就有希望,有目标就有方向。苏尕三说,“人不该失了这个念想”,对“黄泥小屋的念想不是罪过”。在小说的结尾,苏尕三带着被东家欺负得无家可归的山下闺女再次逃亡外地,“大山茫茫无际,小路清静潮湿,他似乎已经在这荒凉的群山里看见了一座黄泥小屋,一座被烟熏黑的、低矮温暖的黄泥小屋”,只因为心中有理想,他从未停下行走的脚步,他要去远方寻找自己的“黄泥小屋”。

《晚潮》是关于“黄泥小屋”的又一篇小说。儿子每天来回三十余里在草原上挖沙,一天十几个钟头要挖十几个方,这样每月可挣两千多块钱。小说并没有从正面叙述儿子挖沙的辛劳,而是选取傍晚时分儿子往回赶的时段,描写了儿子在艰辛劳作后的劳累、饥饿,以及对“黄泥小屋”的向往。小说写儿子“浑身都酸痛得难忍……两腿像是里头断了键子,踩出去总是有点不稳,……觉出肚子饿了,饿得一阵阵发疼,……他觉得腿愈来愈重”。可当他想到“黄泥小屋安稳地卧着,沉入一派厚实的宁静”时,他“粗声地喘着,加快了步子”,同时“大步地朝回家的路走着”。小说在现实的艰苦与想象的美好对比描写中,展现了年轻人为了安宁生活而奋斗的辛酸,“黄泥小屋”是主人公生活的梦想,是他全部的人生目标。正是心中对“黄泥小屋”的念想,才使得年轻人每天傍晚不辞辛劳行走十五里往回赶,也正是这一念想支撑着这些底层百姓的劳作与生存。

“阿勒坦·努特格——金牧场”是草原人的梦想,这是张承志小说中理想的又一象征描写。当严重的白灾来临时,“我”和额吉所在的大队无法在原来的营盘生活,不得已已在当年的八月飞雪来临时开始了大转场。辗转4年,行走近400里,刺骨的风,结着硬硬的冰块的地,还有难爬的山坡,过不去的小河。在极寒的天气中,羊群在倒毙,从当初的1300多只到最后只有100多只,马在倒毙,拉车的青牛也倒毙了,甚至断粮三月。就是在这样饥寒交加的环境下,额吉带领全大队牧民一往无前地迁徙,穿过了整个乌珠穆沁大草原,因为他们心中有着“金牧场”的梦想。心中的理想支撑着牧民,支撑着额吉,也支撑着“我”。在额吉的带领下,牧民们终于来到了金牧场的河对岸。对岸的草原上“是一片无际的黄金波浪……在夕阳的光束中,金黄的潮缓缓地漾过来,又灼灼闪光漾过去。……一丝长云流开了,阳光悠然明亮起来,起伏着喘息着的大草原金光闪闪,满眼都是炫目的黄色”。这就是牧民们心中的理想,羊群的天堂,神的家乡。小说以“金牧场”为中心意象,描绘了牧民们对美好安宁生活的向往。“金牧场”永远是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光,她是那么诱人,催人奋进,但又那么神秘而遥远。“金牧场”找到了,然而却过不去,这是英雄的悲哀,以额吉为代表的牧民们追逐理想的壮举可歌可泣。也许“金牧场”只是个隐喻,只是人们心中理想的化身,小说借牧民找寻金牧场的情节故事,寄寓着我们民族找寻理想的精神,“总有一支血脉不甘于失败,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7]。“黄泥小屋”“金牧场”正是在这一意义维度上体现了张承志文学构思的良苦用心。

三、“关键是要坚持走完自己的这条路程”

读张承志的小说,我们似乎总不能满足于小说表层故事情节的描写,因为他的小说情节并不

很丰富,但我们总能受到一种情绪的感染,一种精神的撞击,一种思想的相遇。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迷恋他的小说故事,而是被弥漫在小说中的一种氛围所感染,所震撼。我们能感受到他小说中的人物像鲁迅笔下的“过客”,总是永不停歇义无反顾地前行,也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虽被打倒但有着不能被打败的执着与顽强。张承志通过人物与情节的具体描写,传达出坚持、坚韧、坚强的象征内涵,以独到的构思谱写了一曲曲人类精神不败之歌。

《戈壁》描写了父子两代人坚守戈壁的故事。戈壁条件非常艰苦,父子俩生活在“崖顶上那座孤零零的小庙里”,伴随他们的只有一头大白马和一条黑狗,他们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吞咽卡拉·戈壁的孤独和严酷”。然而父亲“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命坚守了卡拉·戈壁这一角世界”。如今父亲已经走了,长眠于戈壁,现在的卡拉·戈壁轮到儿子来坚守。戈壁会又荣又枯,草原也会青了又黄,“我”也会像父亲一样在戈壁老去并长眠于此,然而“万物总是这样的,他想,关键是要坚持走完自己的这条路程”。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几乎没什么情节,主要描述人物的内心独白,然而情节简单的小说往往象征色彩很浓郁,这篇小说也是如此。小说不靠曲折的情节来吸引人,而是靠强大的精神力量触动人,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主人公对人生目标的坚持与执着,以及“永不言退的对神圣彼岸的不死追求”^[8]的精神品质。

《大坂》也是这一类型小说的代表。这篇小说的情节也比较简单,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和当地向导一起攀登大坂并最终到达顶口的过程。“大坂”既是自然世界的一道山脉的高高山口,是道路的顶点,是主人公所要攀登到达的目标,同时,大坂又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山口”,是人生奋发所达到的境界,是精神追求的“顶点”。在描写主人公向大坂进发过程中,主要突出叙述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和身体上的困乏,以此来映衬登山者一往无前的形象。“前方的天山像露着牙齿。他感到头疼起来,似乎牙龈也肿起来了。毒阳狠狠地灼着他的脸,烤着他的心。他觉得心里也燃起了一片毒火,那火苗烧得他要发疯了。”“马弓着背,在青灰色的缓坡上一步步走着。山风带着尖锐的哨音掠过耳边。他觉得头晕得更厉害了。”“肿起的牙龈一跳一跳地折磨着他,……他使劲地咬着那些背叛的牙齿,任威威的血向嗓里流。”山的崎岖,太阳的毒辣,山风的凌厉,牙龈流血,头昏脑胀,然而这些并未挡住他前进的步伐,“他僵硬地屹立在马背上,颜色铁青的脸上,两只血丝密布的眼睛死死盯着前方那白色的、迷茫的大坂”。这是一位无畏的“过客”,一位不屈的攀登者!主人公最终征服了一切困难到达了大坂,实现了他的目标。小说在另一个层面上则是从主人公的心理出发,描写他在心理上征服“大坂”的过程。从登山前的愿望、不信邪的决心,到登山时的紧张甚至担心,再到登山途中收到家里妻子难产大出血电报时的犹豫,然而他征服大坂的信念,不断地在心中积蓄攀登的动能,逐渐战胜了胆怯恐惧,“他的胸中正升起着勇敢,升起着男子汉的气概”。“他想驰骋,想纵火燃烧,想唤来千军万马踏平这海洋般的峰峦。他疯狂地感到一种快乐,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什么。”“这是一个执着的精神追求者,一个精神领域的苦行僧、跋涉者。”^[5]“他”最终到达了顶点,这里有一个勇于攀登者到达胜利终点时的兴奋,有一个坚韧不拔者实现理想后的由衷喜悦。身体上很疲乏劳累,然而精神上很惬意振奋,这是胜利者的姿态。作者将自然的大坂与主人公心理上的“大坂”对应起来,相互映衬,互为隐喻,表达出人应该坚韧执着锲而不舍地奔向目标,只有经过艰苦的过程才可体验到人生的美妙境界这一道理。“大坂上的那条冰川蓝得醉人。那千万年积成的冰层水平地叠砌着,一层微红,一层浅绿,一层蔚蓝。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冰川幻变出神奇的色彩,使这荒凉恐怖的莽苍大山陡添了一份难测的情感。”“他从未见过如此雄壮的景观。”小说中的“他”通过艰难的攀登完成对大坂的征服,实现了人生的理想,达到了人生阔远的境界,虽然身体经过炼狱般的痛苦,但是精神最终得到了升华。

四、“草地不会总是一个季节”

张承志是爱美、欣赏美的,尤其对漂亮单纯稚气少女的美总有抹不去的记忆、挥不去的情愫。

然而美又是难以捕捉的、难以持续的,作者眼中的美总在不经意间消失,在时光飞逝中溜走。作者在不停地寻找,可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作者再次找到所谓的美时,已经面目全非。

《绿夜》中的“我”曾下放草原六年,在返回北京八年后,因不满城市的嘈杂喧嚣、庸俗市侩,再次来到草原寻找当年的宁静,寻找当年美丽的小姑娘奥云娜。“我”离开草原时奥云娜八岁,美丽的两个小酒窝使“我”难忘。“我”为她写过小诗,称她是“黑眼睛的小天使”“明静的小河”。然而当“我”看到十六岁的奥云娜时,她已经蒙上了岁月与生活的灰尘,失去了纯真甜美的笑意,呈现的是粗糙的双手,污渍的袍子,甚至与牧民打情骂俏。“我”心中奥云娜圣洁的模样已不复存在,“我”不得不伤感。然而这篇小说除去伤逝的情绪渲染外,还为读者打开了另一扇哲思之门,小说充满生活的哲理性:“岁月不会为你停止流逝,小奥云娜也不会为你而永远是八岁。”“执拗地醒着去寻找逝去的梦是件可怕的事。因为在现实中追求梦境就是使梦破灭。”美不是永恒的,就像草原永远不会是一个季节一样,除了美丽的春天、茂盛的夏天之外,也还有萧条的秋天和寒冷的冬天。我们要学会记忆美、保存美,而不是徒然地寻找美、破坏美。因为美是娇气的、易碎的,也是短暂的。作者在伤感的叙述中为读者阐述了隐含在小说情节中的人生哲理。

哲理是关于人生与宇宙的根本道理,它是经过生活与实践所验证的基本理念与思想。它来自生活,来自实践,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张承志小说除了对美进行哲理性的总结外,还对命运的无常和变化进行了艺术化探索。他的小说《锁儿罕·失刺》主要写蒙古青年铁木真被泰赤兀人捉住,在逃跑过程中意外地得到锁儿罕·失刺一家帮助,最后成功返回部落的故事。可谁也没想到,曾经落魄的铁木真多年后做了部落首领。从被俘到意外逃脱,从濒临死亡到走向新生,从普通青年成长为部落首领,人生的过山车在铁木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冥冥之中命运之手的安排,也是世间万物轮转的规律。小说中写的“草地不会总是一个季节,灾难不会总在一个地方”这一谚语,是生活的道理,也是人生的总结。作者在这里试图通过铁木真的形象塑造及故事描绘表达“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哲学道理。

如果说,《绿夜》等小说将少女作为美的对象进行赞美,伤感成年女性美的消逝,表达的是时间维度带来的变化,而《锁儿罕·失刺》阐述的祸福相依、厄运与幸运相互转换是空间变化结果的话,那么,《老桥》则是从时间与空间场域双重迁移中,表达发生变化的必然性。当年因贴了一张大字报,四个中学生逃到了天山脚下的一座老桥边。住在桥边木屋的猎人收留了他们,“老桥”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他们相约并承诺回北京十年后再一起返回老桥看望收留他们的老人和老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空间的变化,他们不再是从前的中学生,他们从单纯变得世故,从清高变得庸俗,相约变成了一句空话,承诺变成了失言。回城后黎明移情别恋,老Q沉迷于官场,才子心灰意冷,只有“我”遵守诺言,孤身一人回到了老桥。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时空变化会给人们思想与行为带来变化的必然性。

五、“旗帜般的象征”

张承志在小说创作中非常推崇象征手法的运用,他说:“也许一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在支架上和空白间潜隐着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难言,旗帜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沥。它精致、宏大、机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倾诉堆于一纸,在深刻和真情的支柱下跳动着——一个活着的魂。”^[2]象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隐藏于小说故事情节中的作者的“感受和认识”,也就是象外之“义”;另一方面,则是如何构建起小说象征这一文本的“多层与多角”,让读者有想象的空间。张承志在小说创作中主要从意象经营、诗化风格与文化视角等方面,构筑起小说的象征世界。

意象是小说常用到的一种象征手法。它呈现给读者的是物质的有形的“象”,如张承志小说

中的“北方的河”“老桥”,然而意象的重点不在于象,而在于意,在于意象的符号性、隐喻性特征。张承志在小说中的意象描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贯穿性意象,意象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贯穿小说始终,比如《北方的河》中的“河”、《金牧场》中的“牧场”等,小说主要围绕这些中心意象来展开情节的描写;另一种是点缀式意象,它不是小说的主要线索,也不是小说描写的中心事件,它起着烘托主题,深化意旨,或者说画龙点睛之功用。比如在《刻在心上的名字》中,桑吉乐善好施,常常用铜勺调药为牧民治病,一生勤恳,光明磊落,乐于助人。桑吉交给儿子一把铜勺,这铜勺是桑吉纯洁人品的象征。张承志小说在进行意象描写时,往往象与人互喻,以象喻人,具有贴切严密的特点。“北方的河”是中华文化坚韧、勇往直前、生生不息的象征,主人公坚持不懈地寻找“北方的河”,排除一切困难参加考研所体现出的坚强勇毅精神,不正是北方的河所包含的意蕴吗?“金牧场”是牧民心中的黄金草场,金色家园,是美好的理想,然而在“我”心中额吉的善良、勇敢、坚毅的品性不正是人格的“金牧场”吗?自然的“金牧场”与额吉的精神品质相互映衬,小说从对生活理想“金牧场”的追求,上升到了对人格精神“金牧场”的赞美,作者通过意象营造构建了“多层与多角的空间”,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与启迪。

诗化是张承志小说象征手法的又一艺术追求。张承志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9]张承志小说的诗化特点,一是抒情性。张承志的小说,情感热烈,充满情绪的力量,喜欢以第一人称“我”来作为故事的叙述人,从而显得真实亲切。小说往往采用心理描写和主人公独白的方式,强化主观描写,强化情感的宣泄。他说:“我热爱倾诉,我狂热地喜欢一种能与行动匹敌的语言。”^[10]他所强调的“语言”就是抒情的语言,包含着情愫的语言。有时作者为了达到抒情性目的,在小说中常引用古歌,古歌本身是诗,它贯穿小说的始终,使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抒情的氛围。无论是《黑骏马》中的《钢嘎·哈拉》,还是《戈壁》中的《铁格斯》,抑或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的古歌,都使小说充满抒情气息,尤其是《黑骏马》中寻找“妹妹”的古歌,牵连起小说的整个情节,奠定了小说伤感的基调。诗化的第二特点是小说的写意性。张承志多数小说往往淡化了具体的时代背景,也不在乎情节描写的真实和逼真,甚至弱化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小说人物的刻画,作者通过写意性的笔法,描摹露出海面三分之一的部分,让小说的深层意旨蕴藏在“海底”。《绿夜》里举着电筒为我照亮回家之路的奥云娜,就像是一幅剪影,虽线条简洁,但包含的意蕴却很深远。王蒙评论说:“《绿夜》在放松了人物和故事的鲜明性,多少失去了生活的逼真性的同时却得到了内心世界的逼真性,得到了生活、哲理、情绪的凝聚,高度的浓缩性、流动性和象征性。”^[11]小说的写意性不在于描写矛盾的复杂、情节的曲折,而在于勾勒轮廓,突出主要情节或意象,给读者留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张承志小说诗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含蓄性。张承志小说很少描写神鬼世界和动植物世界,他对虚拟性象征和比拟性象征没什么兴趣,他的小说象征主要是写实性象征,也就是通过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描写来达到象征的目的。不过张承志小说虽然是写实性题材,然而他善于描写自然界的物象,山川、草原、河流、老桥、戈壁等,在对这些客观物象世界的描写中,作者的“感受与认识”,通过读者的想象认知,含蓄委婉地得以表达。

就小说象征的功能而言,主要有三种类型:文化哲理型象征、现实政治型象征与心理情绪型象征^[12]。张承志在小说创作时主要以文化哲理为切入口,表达对历史文化的审视、对生活哲理的抒发,其小说的象征意蕴往往具有普遍性特点。具体如:对“草原”和“北方的河”的描写,从文化层面揭示河流与草原对人的成长关系,旨在说明自然界与人类精神的紧密联系,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具有一定的文化“血统”与“水土”;对“黄泥小屋”与“金牧场”的描写可以上升到人类对安宁生活、美好理想的期待,这是人类共同的愿景;而对“大坂”一往无前的攀登,则显示了人类战胜自然、战胜自我的信心与愿望,人类正是有了不断攀登的精神意志才会不断向前迈进。因而,

人类、文化、理想、愿望,形成张承志小说象征立意的主要视角,作者试图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营构小说的象征天地。另外像《绿夜》等对美的伤逝,《大坂》中“无限风光在险峰”,《锁儿罕·失刺》中“草地不会总是一个季节,灾难不会总在一个地方”谚语等,表达的都是生活与人生的哲理。

张承志不仅是一位善于抒情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富有生活智慧与人生智慧的作家,在情与智之间,在自然与文化之间,他很好地找到了平衡。他是站在现实生活的土地上,高举文化理想的大旗,思考人类、探索人生的小说家。

参考文献

- [1] 旷新年. 张承志:鲁迅之后的又一个作家[M]//张承志. 张承志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
- [2] 张承志. 美文的沙漠[J]. 文学评论,1985(6):76.
- [3] 张承志. 美丽的瞬间[M]//张承志. 张承志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6.
- [4] 张承志. 张承志代表作·前言[M]. 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1.
- [5] 王蒙. 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J]. 读书,1992(7):37-43.
- [6] 玛拉沁夫. 一部富有震撼力的作品:读小说《金牧场》有感[J]. 回族研究,2002(3):30-31.
- [7] 张承志. 金牧场题记[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 [8] 蔡翔. 《张承志代表作》前言[J]. 回族研究,2002(3):40.
- [9] 张承志. 骑上急流之声[M]//张承志. 张承志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0.
- [10] 张承志. 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M]//张承志. 张承志精选集.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0.
- [11] 王蒙. 读《绿夜》[M]//王蒙. 漫话小说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99.
- [12] 施军. 叙事的诗意:中国现代小说与象征[J].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8.

Symbolic Narrative in Zhang Chengzhi's Novels

SHI 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000, China)

Abstract: Zhang Chengzhi (1948 —)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who is adept at excavating the root of na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e and culture. He is in constant pursuit of idealism, epitomizing the tough-mindedness of humanity in its battle against nature, thus creating a significant symbolic world in his novels. The symbolism in his novels is reflected in vivid imagery, poetry, and philosophy.

Key words: Zhang Chengzhi; symbolism; nature; culture

〔责任编辑:王建霞〕